

第一部

皇老處

古龙著



第一節

古
龍
著



I 24.8
230

第一部

白玉老虎

宝文堂书店

内容说明

这是一部用诗的形式、诗的风格、诗的韵律写成的长篇小说。当赵无忌和卫凤娘在黄道吉日正要举行婚礼的时候，赵无忌的父亲赵简却被人杀害了，赵简的头颅不知去向。赵无忌决心为父报仇。有人要将赵无忌斩草除根。赵无忌治住刺客，又掬之深入虎穴。经过九死一生，赵无忌找到了杀害他父亲的凶手。可是，赵无忌却不能出剑。小说在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上有着显著特点。它的情调不同于一般诗歌。全书险象环生，扣人心弦。

白玉老虎（一）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（北京东四八条52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17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9.25 插页2

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4,000册

ISBN7-80030-123-0/I·83 定价3.45元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黄道吉日 (1)
- 第 二 章 凶手 (53)
- 第 三 章 赌 (138)
- 第 四 章 活埋 (197)
- 第 五 章 辣椒巷 (295)
- 第 六 章 步步杀机 (408)
- 第 七 章 虎山行 (525)
- 第 八 章 虎穴 (645)
- 第 九 章 虎子 (787)

第一章 黄道吉日

夺命更夫

—

三月二十七日，大吉。

诸事皆宜。

赵无忌倒在床上。

他快马轻骑，奔驰了三百里，一下马就冲了进来，进来就倒在这张床上。

又香又软的床。

这是香香的床，香香是个女人，又香又软的女人，每次看到赵无忌的时候，总会笑得象糖一样甜蜜。

窗外阳光灿烂，天气晴朗，风中带着花香。

赵无忌看看窗外的一角蓝天，终于缓缓吐出口气，喃喃道：“今天真是个好日子。”

香香今天居然没笑，只淡淡地说：“今天的确是个好日子，杀人的好日子。”

赵无忌用一只手支起了头，看看她：“你想杀人？”

香笑道：“只想杀一个人。”

赵无忌道：“杀谁？”

香笑道：“杀你！”

赵无忌并没有被吓一跳，反而笑了，笑得好象还很开心。

香香咬着嘴唇，道：“我本来真想杀了你的，可是我再想想，今天你居然还想到来看我，已经算很不容易。”

赵无忌道：“你知道？”

香笑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今天是赵公子大喜的日子。”

她美丽的眼瞳里忽然有了泪光：“我也知道赵公子今天到这里来，只不过是想要告诉我，从今以后，他跟我已经一刀两断了，就算我以后还会看见他，也应该把他当成陌路人。”

赵无忌不能否认，也不能不觉得有点难受：“我还带了样东西给你。”

他从身上拿出申珍珠：“这是我答应给你的，我还没有忘记。”

珍珠晶莹圆润，就好象少女们纯情的泪珠一样。

香香接过来，轻轻抚摸，喃喃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会带来给我的，你一向是个很有信用的男人。”

她居然没有流泪。

可是她的手已经发抖，忽然跳起来，用力将这申珍珠往赵无忌的脸上砸过去，大声道：“可是谁稀罕你这申臭珠子，

谁稀罕你这个小王八蛋。”

珠串并没有打到赵无忌的脸，却由窗口飞了出去。

赵无忌又笑了：“小王八蛋多少总有点好处的。”

香香跳起来，道：“有什么好处，你说！”

赵无忌道：“小王八蛋至少总比老王八蛋好，也比死王八蛋好。”

他想让香香也笑一笑。

他们之间，虽然并没有什么条件和誓约，但是分离毕竟总是难免要令人悲伤。

他一直希望他们在离别的时候还能笑一笑。

香香还没有笑出来，刚才被她掷出窗外的那串珍珠却飞了回来。

接着，“夺”的一声响，一根三尺六寸长的箭，将这串珍珠钉在柱子上。

箭杆上，银光闪闪，箭尾的银羽还在颤动，窗外，又有根短箭飞来，钉在这杆箭上。

长箭虽强，短箭更准。

香香看呆了。

象这样的箭法，的确不是时常能看得到的。

赵无忌的笑立刻变成了苦笑，叹息着道：“我的债主们终于来了。”

香香变色道：“他们来干什么啊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债主当然是来讨债的，你难道看不出今天也是讨债的好日子！”

二

这里是个小楼，现在正是春天。

小楼外春光明媚，百花齐放，有的鲜红，有的嫩绿，有的鹅黄。

两个黑衣人站在鲜艳的花丛间，一男一女，一少一老。

少年人是条身长八尺的壮汉，老妇人的背已驼了，一双眼睛却仍闪闪发光。

两个人，两把弓，金背黑胎，一长一短。

香香站在小楼上的小窗旁，忍不住问：“这两个人是谁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是黑婆婆，跟她的儿子。”

香香道：“黑婆婆是什么人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是个可以用一枝箭射中十丈外苍蝇眼睛的人。”

香香脸色变了，道：“这驼背的老太婆，有这么厉害……”

赵无忌道：“她的儿子虽没有她准，可是两膀天生的神力，只要他高兴，随时都可以把并排站着的两个人射个对穿。”他叹了口气接着道：“金弓银箭，子母双飞，这母子两个人，谁看见，谁倒霉。”

香香道：“可是，你偏偏欠了他们的债。”

赵无忌苦笑，说道：“我一向都很倒霉。”

香香道：“你欠了他们什么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欠了他们两个人。”

香香不懂，道：“怎么会欠他们两个人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有一次我半夜从明湖春喝了酒出来，看见有两个小姑娘在前面逃，他儿子在后面追，有个小姑娘已中了一箭，不停地在喊救命！”

他又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看见那么样一个大男人在追小姑娘，我当然要拔刀相助，替她们挡了一阵，让她们逃了。”

香香道：“后来呢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个小姑娘根本不是小姑娘。”

香香更不懂，问道：“不是小姑娘是什么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是男人。”

香香傻了。

赵无忌道：“江湖中有帮叫‘一窝蜂’的采花贼，专门喜欢扮成小姑娘。”

香香道：“那两个小姑娘，都是采花贼？”

赵无忌点头苦笑：“幸好这母子两个人总算还看得出我不是采花贼的同伙。”

香香道：“他们当然也不会这就这样放了你。”

赵无忌道：“他们给了我三个月限期，叫我把那两个采花贼抓回来。”

香香道：“现在限期已经到了。”

赵无忌道：“快到了。”

香香道：“你有没有替他们把人抓回来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还没有。”

香香看着他，摇头叹气，道：“这世上有种人好象总喜欢把虫子捉来往自己头发里放，你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人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只有一两个虫子倒也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香香道：“你头发里还有什么？”

赵无忌叹道：“好象还有五六个蝎子，七八条毒蛇。”

香香没有再问。

她已经吓得连声音都哑了。

她已经看见了好几条毒蛇！

毒蛇在一个破麻袋里，从破洞里伸出了头，吐着红信。

麻袋在一个人背上。

一个奇形怪状的人，不但鼻子缺了半个，耳朵也被咬得完全不象耳朵，一双眼睛里满布血丝，就象是毒蛇的红信。

可是他身上却偏偏穿着件大红大绿，五颜六色的袍子，更让他显得说不出的诡秘可怖。

有条毒蛇已爬上了他的肩，盘住了他的脖子，伸出红信舐他的脸。

他好象连一点感觉都没有。

香香却已经有感觉了，香香差一点就吐了出来。

“这个人也是你的债主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欠他什么？”

“欠他五条蛇！”赵无忌嘴里好象也有点苦水：“五条最

毒的蛇。”

香香有点不服气了：“你救了那两个采花贼，是你的错，象这样的毒蛇，你就是再多杀他几条也是应该的，为什么要还给他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因为他就是毒菩萨。”

香香道：“毒菩萨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他虽然满身都是毒，可是他的心却象菩萨一样。”

香香道：“菩萨也养蛇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别人养蛇，是为了害人，他养蛇却是为了救人。”

他知道香香不懂，所以又解释：“只有用毒蛇的唾液和血炼出来的药，才能解毒蛇的毒。”

香香又道：“你欠他的那五条毒蛇呢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那五条毒蛇都是异种，他在滇边的穷山恶水之中找了三年，才总算把这五种毒物抓齐了。”

香香道：“抓齐了又有什么用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用这五种毒蛇的唾液，就可以合成一种药，能解百毒，但是却一定要在它们活着的时候，让它们自己吐出来的毒液才有用。”

香香道：“我听说毒蛇只有在咬别人的时候，才会把自己的毒液吐出来。”

赵无忌道：“不错。”

香香道：“为了要采这五种毒蛇的唾液，难道他就让它

们去咬人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他只有这法子。”

香香道：“他让它们去咬谁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咬他自己。”

香香又傻了。

赵无忌道：“我看见他的时候，那五条毒蛇正咬在他身上。”

香香道：“那时你怎么办？”

赵无忌苦笑道：“你说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连想都没有想，就拔出剑把那五种毒蛇都斩断了，每一条蛇，都砍成了七八截。”

香香也不禁苦笑，道：“看来你的剑法倒真不错。”

赵无忌道：“可是我这件事却又做错了。”

花园里很静，黑婆婆和毒菩萨显然都是很沉得住气的人。

就在这时候，远处忽然传来“笃、笃”两声响，声音仿佛很遥远，又好象在耳朵边。

听见这声音，黑婆婆和毒菩萨的脸色都好象有点变了。

香香道：“这是不是打更的声音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是的。”

香香道：“我真的没有听错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你没错。”

香香道：“现在还是白天，这个人就打起更来，是不是有毛病。”

赵无忌道：“他没有毛病，他想要在什么时候打更，就在什么时候打更。”

香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因为他打的更和别人不同，不是报时的。”

香香道：“他打的是什么更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是断魂更。”

香香道：“断魂更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只要他打过了三更，就有个人必定要断魂。”

他脸上也露出奇怪的表情：“夺命更夫柳三更，一打三更人断魂。”

又有更鼓响起，声音更近了。

虽然也只不过是很普通的更鼓声，可是现在听在人耳里，已变得说不出诡异。

香香忍不住问道：“现在他打的是几更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两更一点。”

香香又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，道：“两更一过，三更岂非就快要到了。”

赵无忌道：“不错，两更一过，三更很快就要到了。”

香香道：“他也是你的债主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是个大债主。”

香香道：“你欠他什么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欠他一刀！”

香香道：“你还有几个债主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大债主，就只有这三个。”

香香道：“他们老早知道今天你会在这里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他们不知道。”

香香道：“可是他们全来了。”

赵无忌道：“是我约他们来的。”

香香几乎叫了出来：“是你约他们来的？你为什么要把这些要命的债主，都约来？”

赵无忌道：“因为欠了人的债，迟早总要还的。”

他忽然又笑了笑。“难道你看不出今天也正好是个还债的好日子。”

三

断魂更又响了。

“笃、笃、咣。”还是两更一点。要什么时候才到三更？

除了夺命更夫外，没有人知道。

柳三更慢慢的从花丛中走了出来，青衣，白袜，麻鞋，苍白的脸。

花丛中本没有这么样一个人，现在却偏偏有这么样一个人走了出来。

他手里有轻锣，小棒，竹更，和一根白色的短杖。

——难道这就是夺命更夫追魂夺命的武器？

终年不见阳光的人，脸色本就是苍白的，这并不奇怪。
奇怪的是他的眼睛。

他的眼睛也是白色的，一种奇秘的惨白色，看不见眼珠，也看不见瞳仁。

——难道这总是令人断魂的夺命更夫，竟是个瞎子！

花丛外是条小径。

弯弯曲曲的小径，铺着晶莹如玉的鹅卵石。

黑婆婆和她的儿子就站在小径旁的一丛芍药里。

瞎子当然看不见他们。

可是柳三更走过他们身旁时，却忽然站下脚步，回过了头，道：“黑婆婆，别来无恙？”

黑婆婆冷冷地看着他，过了很久，才淡淡地回答：“托柳先生的福，我们孤儿寡妇，总算还没有被人活活气死。”

柳三更仰面向天，仿佛在沉思，也过了很久，才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一别算来已有十三年了，日子过得好快。”

黑婆婆道：“每天都有三更时分，左一个三更，右一个三更，日子怎么能过得不快？”

柳三更慢慢地点了点头，苍白的脸上完全没有一丝表情。

“何况有时候一天还不止一更三更，左一个三更，右一个三更，有的人老了，有的人死了，日子又怎么能过得不快？”

他嘴里在喃喃自语，手里用白色的短杖点着地，慢慢地

向前走。

走到毒菩萨面前，他又停了下来。

他还没有开口，毒菩萨也没有开口，麻袋里已有两条蛇箭一般窜了出来，完全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

瞎子看不见，既然没有声音，瞎子当然也听不见。

可是这两条蛇刚窜过来，他手里的短杖已挥出，恰巧打在这两条蛇的七寸上。

两条蛇立刻象麻绳般凭空掉了下去，躺在地上连动都不会动了。

柳三更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是不是又打死了你两条蛇？”

毒菩萨道：“哼！”

柳三更道：“你是不是想要我赔？”

毒菩萨道：“你赔得出？”

柳三更淡淡的笑了笑，道：“那只不过是一条竹叶青，一条饭铲头而已，你要我赔，我随时都可抓个七十八条给你。”

毒菩萨吃惊地看着他，神色虽变了，声音却很冷淡：“用不着你费心，我自己也会抓。”

柳三更道：“既然你不想要我赔，我倒有句话要劝你。”

毒菩萨道：“你说。”

柳三更道：“你舍身喂蛇，以血肉换它们的毒液，虽然每次都能及时将蛇毒拔出来，可是多多少少总还有些残毒留在你的血里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天毒尊者的拔毒取毒秘技，并不见得绝对有效的。”